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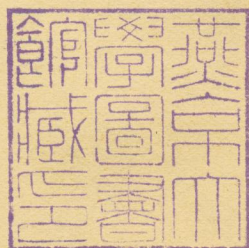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
訓練總監部譯印

川

島

大

將


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
訓練總監部譯印

川
島
大
將

目次

- 一、所謂永田之事件爲何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林陸相辭職之顛末……………一一
- 三、川島就任陸相之經過……………一七
- 四、所謂新陸相川島大將實爲如何之人物……………二一
- 五、德高望重之新陸相……………二八
- 六、川島新陸相之抱負與覺悟……………三四
- 七、軍部將如何……………三九

新陸相川島大將

大野愼著

一、所謂永田事件爲何

昭和新日本建設之途上，我軍部之一舉一動，概爲國民注目之的，而擔任此非常時之中心勢力，應以忠良的帝國軍人之堅實的意思爲意思，此殆爲現今之事實。

近代國防計畫，不能將國民之思想與國民之經濟生活，分爲兩事而成立之，因之即在軍政上，軍部對於國家之產業政策與財政經濟，不能不有重大之關心而刻刻在念者也，但我政治上之裏面，隱然由佩有星章者操持其間，此雖到處謠傳如是，是否真確，不得而知

，惟軍人之干涉政治，已在議會成爲問題，尤其是一時之政黨者流，竟在議會之中，有不敢發言之氣象。

試觀國際關係，我日本之對外的非常時，尙未解除，是以言及國防，在我國自屬極大之國策，爲遂行此國防國策，當然由軍部強制執行；是以對於國民總動員國民國防等等，正由軍部喚起國民大眾之自覺時，所謂政治的自不能謂爲無爲，蓋國防計畫之與政治，實屬有機的關係者也，是以爲遂行此等國策而支持之接觸之，並對於等閑視之者，促其反省，此又屬於當然之事，故政界者流，二人相晤時，莫不言及軍部，以致到處均有軍部如何如何之談話，在政界之情報，關於議論軍部之事情，自各有其見地，一面既嫌軍部之干

涉政治，思欲有以糾彈之，但在事實上，又不能不承認，此所以不免有多少之矛盾議論也。

不特此也，即陸軍部內，亦久矣夫有派閥的對立，是以形形色色，在表面上已有多種，而此謠言之伏於內者，又時時有怪文書之發現，或種種流言之宣傳。

林銑十郎大將，承乏於非常時日本所視爲英雄的荒木大將之後，佩帶陸軍大臣之印綬，專努力於部內之統制，因之輿論即呼林大將爲「統制派」，思欲打破派閥系黨，復我原來真正建軍之本旨，然既已稱之爲統制派，則如世上所傳之宇垣派，國體原理派，清軍派，及其他種種之派別稱謂，不遑枚舉，此實於國軍之前途不無遺憾者

也。

今乃不意於八月十二日白晝，軍務局長永田鐵山中將，竟於陸軍部之局長室內，由相澤步兵中校以軍刀刺之，俾致橫死，對於將來在陸軍事業上極有希望的永田中將之死，自屬可惜之至，但加害者之相澤中校，由其年輩地位論之，未必僅由於不關重要之私怨而演成殺傷事件，蓋無論何人，均可想像而知者也，此事件之完全真相，尙未公佈，屬在豫審，是以永田局長之犧牲，果由部內之潮流而卷入旋渦，以致暴發耶，抑不然耶，此事既經法律解決，在我等爲軍部之名譽計，自不能不懷抱絕對之遠慮，總之此事件係屬向未曾有，自不能不謂之爲相當的大事件。

林陸相就任以來，日言統制，對於部內之統制，晝夜繁勞，並由「統制」一轉而向「肅軍」之途前進，是已由消極的態度，一躍轉而爲積極矣，雖然，林大將固於滿洲事變之當初，曾獨斷的出動朝鮮軍，使之越境而未完全澈底者，是以用抽象的訓示，雖未必來效果之反響，而欲選無上之手段，實屬無法，此所以有師長與軍司令官之召集，關於軍紀之振肅，乃爲嚴肅之訓示。

在軍部之內，惹起前所未聞之不詳事件，在對於肅軍統制心膽交碎之林陸相，又屬在負有監督責任之上長官，立於師長之前的大將胸中，其萬感之交集，自不待言，而目光炯炯之陸相，當必虎鬚上下噓動，大聲命令「復我建軍之本旨」，當更各個接談，親切的以述

其胸中之意旨。

此次師長會議，頗著效果，已於報上見之矣，然著者等由中央部之某將官，已耳聞反對之說，此固因人之見地不同及立場而異，褒貶自不能免，但由此一度之訓示，謂能立舉「肅軍統制之實」，此則無論有如何之效果而不能不稍稍懷疑耳。

林陸相就任以來，不僅日在努力於肅軍統制之進行，且於「軍部之內，惹起前所未聞之不祥事件，」而欲一朝消滅之，似不可能。因之從來謠傳所謂部內之派閥的對立者，即對於岡田內閣天皇機關說問題之處置，林陸相之態度，似不免偏於優柔之一派，由是所謂硬軟之議論於以暗鬪，而林陸相誠恐影響於政局，乃自立於軍部

與政府之間，盡力維繫，曷勝憂慮，在軍部氣盛之某某等，曾言「須一掃天皇機關說而振刷國民思想，此實國家的重大問題，爲期其澈底起見，卽影響於政局，可置不問，而內閣之動搖，亦無需顧慮也，」此不僅少壯之士官等爲然，今春之軍事參議官會議，亦曾緊急決議，蓋全屬林陸相所未曾豫期者也。

其他如教育總監之更換問題，更足使部內之動搖，復加一層之激化。

大凡更換教育總監，並非絲毫不可思議之事件，且並付與陸軍大臣以更換之權者也，陸軍部官制之開首第一條，已明示陸軍大臣有任免黜陟之權限，此所以林陸相以所信而斷行斬去其障礙物者也，

即彼於八月間將行定期異動之詮衡，爲顯示部內統制，而對於異動之評定，發生意見之爭執，由所信而斷行斬去邪魔物之結果，乃於七月十六日發表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大將，轉補軍事參議官之閑職，其後任即以軍事參議官渡邊錠太郎大將代之。

此事並無絲毫不可思議之處，亦無些須不合法之處置，蓋遵當然之權限而斷行之者也，由一方面言之，此種勇氣實足多，而其果敢亦可沾者也。

原來在事務上並無何等問題，此次更換教育總監，由部內之紛議反證之，頗可注目，即對於軍部今後之動向，亦足使社會之視聽因之集中。

無論如何，總爲陸軍三長官中之一，對於站在陸軍教育指導的最高位之長官而任免黜陟之，雖爲依據付與陸軍大臣所有之權限，究與下級將卒之任免，大異其趣，此爲吾人常識之所知者也，而眞崎大將。自滿洲事變以來，追隨荒木大將一同活躍，實屬非常時之日本所視爲英雄之一人，荒木大將因病略退一步，眞崎大將依然任職於軍之中央部，立於繼續指導之地位，不但此也，且曾任陸軍士官學校本科長同校幹事兼教授部長，以及本校長，在職四年之久，頗得人望，當時學生等尊之不啻神聖，目下學生中大概俱屬上尉及少佐階級，所謂青年將校之中堅是也，與荒木將軍同是精神家流，故內外爲眞崎之信徒者不少，今忽突如其來，免去眞崎大將教育總監

之職，部內之衝動，自不能免，實亦近時希有之更動事項。

永田事件，無論與此事之經緯，有無關係，無從知悉。

雖然，林大將亦因此事件而辭職矣，離真崎去職之時，僅五十日耳，由昔身披弓矢武士之習慣言之，當知災難之猶及於吾身也，昭和十年九月四日肅軍統制之希望，暫時停頓，自去年一月二十三日以來之陸相，已去其交椅，而真崎大將亦轉補爲軍事參議官矣，此亦有運命之說乎。

然而林大將之進退，亦光明磊落者也。

知進知退，對於部內發生未曾有之不詳事件，不立即引咎辭職，先將肅軍之善後工作樹立，交付於仍能遵守原政策之後任川島大將

，而後掛冠以去，抱影響於政局之杞憂而不飛不鳴之岡田首相，心胸於以稍安，至不勞而獲者，則川島大將是也。

一、林陸相辭職之顛末

林陸相痛感永田事件之責任，最初即就自己之進退，在考慮中，不久即將辭職，無論何人，俱已想像及之，但其時機則無從捉摸者也。

著者在八月間，避暑於水戶，從事著述，當此離開都市遊山眺景之際，忽發生如此事件，本屬無從知悉，及至閱報乃始知之，月末歸京，曾由書店諮詢「次之陸相爲誰」於是立即奔走四方，蒐集情報，尙未能判定林陸相之辭職期間，若果最近已經辭職，則本稿將無

價值之可言，而陸相乃於九月三日恭往葉山預備召見，因知期限已屬迫切，但仍不能發見明確之表示。

是日午後陸相曾於官邸召集記者團，發表其談話如左。

各報紙揣摩臆測，敘述本人之進退問題，形形色色，不一而足，但就今茲之事件，實感有重大之責任，而關於進退問題，無論對於何人，未曾表示意思，最近亦未與二長官協議及此，今日閣議之前，晤見岡田首相，而在閣議之中途，即承其諒解，先行退出，至恭往葉山預備召見者，乃關於來年度兵備改善案之大綱，會同參謀總長，一同奏上，且因與軍政有關聯之事項，而參謀總長更不願單獨題奏之故也，歸京後晤見杉山參謀次長，僅將由參謀

總長所奏陳之事項，一一與之說明而已。又對於四日回京之渡邊教育總監，亦未與之豫定會晤之期，要之關於本人之進退問題，目下正在考慮中，則係事實，至決定在如何之時期，無論對於何人，均未言及，且看師長會議關於肅軍之工作，是否有一段落，再行斷定，今日所可言者，僅如上述云云。

親聞以上之談話，無論天下之如何大新聞社，對於其翌日辭職一節，斷未有能判定者，乃觀於四日東京朝日新聞之朝刊，排列「陸相辭職之時機，即將銓衡繼任之人物，」已用五號大字揭示之矣。披閱以上記事，對於後任之推薦，如果銓衡稍誤，豈非將林陸相一年有半之特別努力，付諸東流而破壞統制強化耶，後任者自非以

得林陸相同意，而有相當實力者不可，因之物色之範圍亦小，而最後當如是一「關於後任者之推薦，有在事前與三長官會商之必要，俟至協議妥當，亦非有相當之時日不可，况就辭職而言，尙未轉陳于參謀總長宮殿下之前，又未與渡邊教育總監協議有素，則辭職問題，自不能於急切間有所進展，觀於上述之情形，則陸相辭職之問題，結局自不能免，固爲確定的，但其時期仍不克判明者也，」斷定之矣。

鑒於右述三日午後之聲明，自然有如是之觀測案，可以成立。

然而林陸相之「表明心跡，」可謂與政治家之「明鏡止水」諸說相同，當時業已決定辭職，即最先向參謀總長宮殿下申述本人之進退，

並推舉川島大將爲其後任，及得殿下之諒解，事先當已與渡邊教育總監商量妥協，且向川島大將祕密交涉，此蓋九月二日之事，川島大將對於國防國策之確立，來年度陸軍豫算之實現，天皇機關說問題之解決等，已發表希望意見，蓋先以抽象的試探政府之意向，而攜帶此三希望條件之林陸相，在三日之閣議席上，晤見岡田首相，先自表明辭意，並推舉川島大將爲其後任，且將其前述之希望意見，代爲傳達，當然並無具體的條項，及得岡田首相之諒解，然後嚴守祕密，進行一切，其與岡田首相會見之顛末，同夜當由林陸相報告於川島大將，如是而陸軍大臣更換之消息，夜間傳出，明四日午前十一時四十五分，在秋雨蕭蕭之際，而懷抱苦惱之衷，面具憔悴

之色的林陸相，向永田町之官邸，訪問岡田首相，述明「永田事件已於大體上告一段落，關於天皇機關說之排擊，國體明徵之貫徹，尙待政府最善之努力，又陸軍之明年度豫算，亦望措置適宜，」最後之言辭，然後提出辭表。

一切均按豫期進行，及至正式提出辭表之一剎那間，可謂由剛毅之岡田首相，僅發「各人胸中業已明白」之一言，而兩將軍即相交無言之目禮可也。

首相趕緊於午後在首相官邸，招致川島大將，由首相相與接談就任陸相之方式，川島大將，當然將會與林陸相說過之希望意見，略述一過，其中如對於機關說之排擊，復訊明政府真意，並更將國體

明徵之具體的處置，確實決定，然後承認加入閣員。

三、川島就任陸相之經過

陸相更換，已如上所述，在三日之夜間傳出消息，林陸相在同日午後向記者團表明心跡之當時，蓋早已進行一切矣，渡邊總監，已於二日會見，得其諒解，四日自更無再會之必要。

關於自己之進退問題，報紙上雖極力刊載，但林大將則力求迷離散亂，使人不可捉摸，此固甚工於心計者也。

然而川島大將之所以由林陸相物色爲後任者，未必先行審慎，是否與自己有同意見之實行力，蓋在林陸相腦裏之人物，當然爲渡邊

教育總監，川島軍事參議官，植田朝鮮軍司令官等，至於荒木真崎，無論如何，未必肯就，而阿部信行，則易起部內之反對，植田大將，人物自不待言，但又在遠離之地，渡邊總監，雖與林最相得，業已早就總監之職，其他如任用寺內臺灣軍司令官及聲名溢揚乎內外之小磯第五師長，建川第十師長等之新進人物，徒以部內之事情，過於複雜，如欲其君臨此複雜部內之上，雖小磯建川杉山等爲如何傑出之人才，而欲以中將階級者任之，此時則未免尙早。

如是之銓議，極合現時之時宜，無論何人，亦可以其常識而推想得之。

由是之結局，軍事參議官之川島大將，可認爲選定之目標，故至

起用該大將爲止，雖不免有多少之曲折，而川島大將與當局首腦部之融合問題，林陸相自必從旁援助，代爲奔走，且以其對於肅軍統制，復有相當勞績，則推舉川島大將，諒無問題，且欲其告成肅軍統制之實績，亦甚容易期待，因之而三長官之意見乃趨於一致。

有肅軍大使命而登臺之川島大將，四日訪問岡田首相，承認入閣後曾有下述之聲明。

本人之就任陸相，係於昨日會見林陸相，承其推任，並作種種懇談，今日承閑院參謀總長宮殿下賜見，已將自己之意見陳述，當由殿下賜示關於就職之訓言，又對於岡田首相，昨日（三日）由林陸相代達本人之意見，業蒙首相大體諒解，結局今日正午稍過，

復直接會晤首相，又作一度之種種懇談，由首相將組閣以來及今後之方針示知，並將本人之所信者陳述若干，當蒙首相首肯，今日本人之往訪首相者以此，至國體明徵之問題，究應如何，亦可想像得之，然本人所考慮之處，與首相之所考慮者略同，根本上毫無變更，應否更行聲明，亦與具體的毫無衝突，此今日會見之結果如是，以後要不免時有問題出耳。

於是川島大將，五日午前十時，前往葉山之御邸，豫備召見，全身禮裝，佩帶勳一等旭日大綬章，由岡田首相侍立之頃，參進御前，荷蒙天皇陛下賜給親任之勅語，次由首相更授以「任陸軍大臣兼對滿事務局總裁」之官章。

內外時局重大之秋，忽然拜受變理軍政大命之川島大將，深感責任之重大，乃決以「至誠奉天地之大道，勤慎從公，」由此覺悟，更依舉國一致之協力，具打開難局之大決心，乃於榮膺親任式之後，即轉向陸軍部而登臺矣。

四、所謂新陸相川島大將實爲如何之人物

非常時的日本，就非常時軍部的陸軍大臣之川島義之大將，究爲如何之人物耶。

川島新陸相，在對於社會上而言，決非大有聲望者。

陸相更動之號外，正在發行之瞬間，著者乃將朝日新聞編纂之「

名士錄，「翻閱一過，並無川島義之之名，然則可謂爲平凡之人物乎，不可也，蓋大將固富於嚴謹寡默之性質者也。

明治十一年，生於伊豫之松山地方，係松山市鮎屋町之一舊家庭，蓋愛媛縣向固誕生已故秋山好古大將及白川義則大將者也，彼固未作未來陸軍大將之夢想，然於陸軍士官學校，以優秀之成績畢業，同校第九期生中，有真崎甚三郎松井石根阿部信行荒木貞夫本莊繁之五大將，生於同里，此固一時空前之盛事，其一年後畢業之第十期生川島義之大將，同期中並有東京警備司令官西義一朝鮮軍司令官植田謙吉之兩大將，去年三月，彼由朝鮮軍司令官一躍而昇爲大將，乃蒙親補爲陸軍軍事參議官，以至於今日。

明治三十二年六月，任官爲陸軍步兵少尉，漸次累進拔擢爲軍部整備局長，其次於宇垣大將任陸相時，轉任人事局長，始展布縱橫之手腕，當時乃有「名人事局長」之稱。

在本部任職時代，專研究軍政方面實際的問題，乃能至今日有爲之地位，其次歷任朝鮮羅南之第十九師師長，名古屋之第三師師長，復入中央部就教育本部長，當林大將轉補教育總監時，乃承其後，任朝鮮軍司令官，今又繼林大將之後而就任陸相，試一思之，不無奇妙之因果關係。

本年才五十八歲，由少年時代卽屬溫和之一派，其昇任大將及大臣也，不無若干趣語，其面貌雖爲四角形，有使人視之恪如張挂一

本帳簿之印象，然而比較的實屬謹慎真摯，誠一溫和之人物，富於感情，能寫難書之三十一文字，又自號「葦雪」，善於揮毫，如認為對理智的而屬於冷淡者則錯誤矣，故由此點觀之，蓋亦善能體貼部下而實現於軍隊生活之中。

總之評論川島新陸相爲一人格高潔而謹嚴公正之武將，一言盡之矣，在精神之修練上，比之荒木林兩前陸相，未嘗稍有遜色，但不似荒木之善於辭令，而其富於果斷，則類似林大將，究竟有無實行力，則在未知數耳，而期望之者亦祇視其實行力之如何，現非專講理論之時代，而實行整飭綱紀，乃在德望，川島大將，既爲有人格的，亦即具有德望的，實一不好奇不立異之武人也。

就伊豫地方而言，曾誕生兩位大臣。

一爲清浦內閣時財政大臣政友會內閣時文部大臣之勝田主計氏；
一卽田中政友會內閣時陸軍大臣在上海事變尙留有赫赫功勳之已故
白川義則大將。

舊藩主之久松伯，雖列於華胄界，未幾卽不存在，而最近之伊豫，
尙出有大臣三人，可謂有相當的出色。

後倚明神岳而前面瀨戶內海之松山，密橘有名之伊豫，氣候溫和，
風光明媚，可謂毫無間言，而在此風光之地所誕生之川島義之，
已爲陸軍大將，已任陸軍大臣，由伊豫出身者，實列在第三之閣僚，
而立於非常時日本廟堂之上，不特有大將之榮譽，其鄉里之人，

蓋莫不視爲如明神岳內之神靈，而頻呼「川島陸相萬歲」不已也。

雖然，現時新貴佩帶陸相印綬的川島大將，不僅有陸軍大臣兼對滿事務局總裁，陸軍大將，從三位勳一等功五級等等之頭銜，然而一反顧其家庭，實亦極不堪寂寞者也。

由慶大畢業出而任三菱航空勤務之獨子一義君，不幸因病已於昭和八年六月下世。

其家庭之內，僅僅乎與大阪高等女學校時代所稱爲麗人之漂子夫人，共爲兩人而已，松山之故里，近親亦少，惟同市喜與町之吉村其人，得視作近親，可引以爲喜耳。

嚴謹寡言之將軍，其有美麗貞淑之稱的夫人，今年纔四十有一，

無他，其家庭中亦極清靜者也。

凡爲大臣者，莫不賀客迎門，而退與近親家族圍座乾杯，並有多數之兒女輩及孫男女輩，高呼萬歲，此種照片，將爲新聞紙上之好材料，實亦從來之向例也，然而新陸相之家庭則無之，負有肅軍大使命而登臺之將軍，僅一子息，已先去世，其寂寞的渌子夫人心中，得勿有公私不能盡如人意之感也乎。

將軍好飲酒，快意時誠如文言之所謂鯨飲，愈飲愈多，亦愈飲而愈豪，其在局長時代，因有害於健康，危及生命，由來已不多飲，每日晚間約酌一合之譜，飲酒之時，無須佳肴，卽以醬菜等代之，則與駐滿全權之南次郎大將相似，剛放磊落，抑所謂豪傑者大有以

異於人耶。

現時身體雖已健康，慎酒自不待言，卽快意時對於乘馬弓碁將棋臺球等有趣味之消遣，亦不輕嘗試，惟以讀書與寫字爲主，今任大臣，讀書之餘暇，料亦難有，或者以書法聊應他人之求，尙可得耶

五、德高望重之新陸相

川島大將，已如前之所述，曾任本部整備局長及人事局長，尤其是在人事局長任內，有「名局長」之稱，如是在軍政方面，固有相當之經驗者也，但無論從何言之，與其謂爲陸軍大臣執筆於軍政，莫若出而在砲煙彈雨之戰線，身任指揮三軍的軍司令官之大將，大約

其本人想亦自以爲然也。

但是今日之陸軍，正不得不謂爲非常時，而兇行之動機，尙不能判定，然則軍部既發生前所未聞之不祥事件，肅軍工作自爲急務中之急務，由師長之會議，永田事件果解決否，或已告一段落否，此固我等爲國民者所甚願，但卽信以爲眞，似尙未可。

抑林陸相之挂冠，莫不同情，而社會上靜待陸相更動之消息，亦希望後任者將能以貫徹肅軍統制也。

由是將大有望於川島新陸相矣。

川島大將，曾任宇垣大將陸軍大臣時代之人事局長，彼時雖稱爲宇垣閥之軍部，但將軍則並無宇垣系之色彩，原來卽站在各派閥之

圈外，以至於今日者也。

林前陸相，係依荒木大將之推薦，以承其後。

然而部內發生種種暗潮，對於兩將軍之間，不免有所芥蒂，因是頗以爲憂之川島大將，乃在此次師長會議之前，卽先與荒木大將及當時之林陸相預行晤商，而後使之實現，緩和頭腦間之空氣，由是成功，蓋鑒於統制有融合之必要，於以見川島將軍之功勞，亦卽今日就任陸相之由來。

是故不願派閥的對立，而致力於融和部內之將軍，其自身蓋站在派閥系類之圈外，而爲最中正公平之大將，是以立於肅軍之先頭，號令一切，最爲適當者也。

彼未必不是剛腹奔放之豪傑，然却有精密周到之頭腦，亦不是戰戰兢兢的器小之人物，彼蓋比較的爲平凡的而具有世界眼光者也，故其爲人，實具有人格而富有德望，且酷好讀書，復力求新知識之增進。

德川家康，固曾鎮定戰國爭亂之兵火而平定天下，然家康公之所以能建太平之基，以至於今日者，決非全由彼之腕力。

家康公統制部內，以振其三河之士氣，乃爲諸國羣雄之所仰慕，由是養其實力，持滿而不發者多年，一旦會於關原，以決雌雄，乃毅然厭服巨大之軍而握天下之權，不動聲色，建設霸府三百年之基礎，此豈偶然者哉，蓋由所行不事過激，所言悉皆中正，真能統

制其部內之所致也。

家康公不弄鬼才，以治天下，蓋公之行政，本極平凡，當時如織田信長之權謀智術，一時無比，豐臣秀吉之雄才大略，足以壓服海之內外，然彼等得意時，固誠如風之來，而及其土崩瓦解也，則又如風之去，是蓋用權謀，威壓，土地，貨財等，以籠絡人心，缺乏義勇的精神與至誠者也，惟其尊重禮義廉恥，努力於士氣之鍛鍊，此家康公所以能確立堅固不拔之基礎。

平凡的道德，平凡的施政，却足以收服人心，家康公之能有圓滿平凡的道德，乃即其掌握霸權之由來歟。

上述如彼如此者，姑不具論，而所謂川島新陸相之肅軍工作，亦

即可謂撥其亂而反諸正者，實與家康公之撥亂反正，絲豪無異，在雙肩承此重大之使命，遵守天地之大道，變理軍政，以打開難局新陸相之立場，就客觀的而言，誠與家康公之情形無二，應否如公之平平凡凡，專以政治哲學，以期肅軍統制之成功，雖不敢論斷，總之此時決不可用奇謀異策，務須以嚴正公平之態度，還我建軍之本旨，始足垂範於將來，而一掃部內之軋轢爭鬪。

所幸川島新陸相，亦屬德望高尚而有人格者，站在派閥的爭鬪以外，由是去其禍根，以軍部之正當統制，應付時局，此固我全體國民所熱望者也。

然則川島新陸相，如何以行其抱負乎，當亦有檢討之必要。

六、川島新陸相之抱負與覺悟

川島陸相之爲人，及其出馬之情形，大要已如上述，不難知悉，至於陸相之抱負，究屬如何，可先就其正式承諾前與岡田首相之會商及當時所提之希望意見，由此即可窺其抱負之一班。

其希望之意見，約略言之，大體如次，蓋彼之所謂希望意見，決非川島大將個人獨創之意見，乃由軍部內種種暗潮之反映，熟思而得之者也，今摘錄之，有如左之

對內的

(1) 肅軍之徹底。

由林陸相之軍司令官師長會議時所訓示之徹底化，與探究不祥事件發生之原因，及應行之肅軍工作。

(2) 人材適用。

從來不無偏重中央機關，有輕視部隊勤務之傾向，須打破此盛行之弊風，不拘兵科各種學校出身之如何，應行拔擢真材，活用適才適所主義。

(3) 諸制度之改善。

不適合於新時代之制度，及已見弊害仍在進行之諸制度，就可能的務改善之。

對外的

(1)就國防國策之可能的以期實現。

對於農村問題教育問題並國民生活之安定等，應綜合部內精研之意向，對於政府極力進言，就可能的而速實施之，目前最要者，關於明年度豫算問題，並應顧慮主管部以求軍事費之全額承認，努力於間接國防費之所謂廣義國防豫算之通過。

(2)對滿政策之遂行。

關於對滿國策，應按照前陸相所定之方針，努力於第二期對滿國策之合理的實現。

(3)國體明徵之具體化。

關於本問題政府之聲明者，尙不免不徹底，今後應督勵政府，俾

政府意之所在，更爲明確，同時並須使國體明徵之具體的處置，適切而迅速施行，尤其是本問題爲關於國體的最重要問題，斷不可對於政府，徒事因循。

可言者。

以上所述之內，關於最後之國體明徵，爲鞭撻處置政府之條件所最堪注目者，前言岡田首相雖已諒解，但此係抽象的文句，不過言「儘力之所及而善處之」是也，政府之徒事躊躇逡巡，斷難承服，對於岡田內閣，不可不就排擊天皇機關說而使之有具體的斷行。

觀夫由來之政迹，可知岡田內閣，未免類於寒酸小氣，而表面假作糊塗，關於國體之最重要問題，不可不使人人悅服以解決之者，

而膽小之岡田內閣。恐有牽動政局之憂，並無一舉而解決之之勇氣，若果軍部之新陸相，以此處置強迫政府時，政府能否因其力量，以爲具體的解決，此亦不無疑問，倘與政府同一見地，恐或反覆政局，則將斥部內之要求，一反其就任當初之希望意見，川島陸相將陷於苦境，招致部內之不滿，而肅軍工作，豈不成爲畫餅，是以豫想立在中間的新陸相之苦衷，將軍必已大有覺悟，始肯入閣也，五日親任式終了後，夕刻曾於其官邸，向記者團宣布如左之所憶。

今日之時代，不可徒言理論，理論有如此如彼者，過於討論，則離開大局，大有陷入邪道之慮，本人就任以來，無論對於何人，莫不基於友誼，以綿密的結果，向前邁進，蓋在今日之時代，尤

非如此不可，過於偏重理論，轉致阻止事物之進行，要之現代者，蓋爲實行之時代，即在陸軍，亦有形形色色之各案，無論此案彼案，莫不佳善，所殘留者僅實行之一途耳，本人自信以此信念爲基礎，今將各種佳案，期於着着能以實行，蓋所謂佳善之方針，佳善之政策，已研究到毫無餘地之程度，本人祇求能以實行而已，無論所謂實行之事，亦可謂爲困難之事，所幸尙有部內鍊達之士，可資臂助，是以敢於自信，而具有勇往邁進之覺悟也。

觀於上述之聲明，川島新陸相，蓋以實行爲第一主義，由所信而勇往邁進，於此可以窺知之矣。

七、軍部將如何

陸相更動之始末，已如上述，而新陸相之爲人物的，亦無庸多贅，蓋由川島新陸相能融洽荒木大將與林大將間之感情，而兩將軍之對於新陸相，亦以意見一致，因而共同推舉，此蓋內情之可言者，是以近時乃有起用第一師長柳川平助中將再任陸軍次長之消息，但是在明年度之豫算編成期內，倘一旦更換橋本次長，未免不利，况乎關於豫算之編成，川島新陸相，亦係本諸前陸相之方針，此後是否完全委之橋本次長，俾能以其所信，努力實現，待至十二月之定期異動爲止，仍予保留，自未可知，然關於荒木陸相時代曾任次長柳川中將之再行起用說，此時則不可不注意者也。

荒木陸相，在讀者諸君，想俱明晰，當犬養內閣成立時入閣，繼

續連任以至齋藤內閣時代，俱在陸相地位，馳名內外，極有聲譽，前曾與松岡洋右氏，共稱爲日本之兩英雄，蓋荒木大將，實於我軍部爲唯一之思想家，呼應內外，提倡日本主義的高潮，俾得達於最高點。

其立於反對方面，抱有進出政界之宿志，多年希冀上臺而虎視眈眈之朝鮮總督宇垣一成大將，因曾任倫敦軍縮條約之當事者，現尙有追究其以前責任之餘波，而成爲內外攻擊之焦點，關於此節，今固無需多瀆，但依五一五事件等之記錄，已爲人所共知，總之宇垣大將，多年係在軍之中央，就其軍人品位而言，固大有政治家手腕者，且其分子之分布，無論爲主觀的或客觀的，所謂宇垣系者，在

部內當屬不少。

荒木陸相時代，阿部信行，乃外用爲臺灣軍司令官，使之遠赴任所，以渡無聊之歲月，但阿部在宇垣陸相之下，曾任次長，宇垣有疾時，在其療養期間，並代理陸相。

現臺灣軍司令官之寺內壽一中將，參謀次長之杉山元中將等，曾任師長，閱歷地方頗多，皆以係屬宇垣系，中央因敬而遠之，此等評判，是否真確，著者固不敢知，但軍部之反宇垣熱甚高，此蓋事實。

宇垣早經進出政界，其既成政黨及財政界以及其他方面，俱有埋伏，而尙未由朝鮮之任上捲土重來者，實緣軍部內反宇垣之勢力甚

大，此殆爲其障礙物歟。

在又一說，最近宇垣之勢力，大爲復活，將爲次期政權掌握之第一候補者，此種觀測，在以自黨之利益爲前提者之政黨，自然不加否認，總之宇垣之盛衰，彼蓋屬於多角的，不僅關係於軍部一方面，自不待論，然其勢力之消長，亦不能謂爲毫與軍部無關。

近頃宇垣於政界之潛伏勢力，漸次強化，無論對伊之批評如何，在最近之將來，彼將獲得政權，以償其多年之宿願，蓋爲可能之事，推其所以有此種觀測而能壓服政界之原因，究以何種爲根據，不外係宇垣系之宣傳作用，亦以荒木大將，由陸相之地位，一變而退爲軍事參議官之閑職，誠恐其再行復活，所謂由客觀的觀測之假定

。假使阿部信行，早升大將，位置於中央之軍事參議官，杉山元仍充參謀次長，復占樞要之地位，且而遇有滿洲事變及上海事變，所謂親冒矢石，關係皇國日本之興廢，在萬民興奮達於極點之非常時代，將我陸軍中錚錚有名之小磯國昭建川美次兩中將，東條英機小畑敏四郎兩少將，以及如石原莞爾上校等等之新銳人物，均隨諸荒木大將之後，由中央部驅除之而送之於各地方，如此始可謂爲宇垣系抬頭之證據。

果真如是，亦所謂第三者之觀測，恐於事實相去尙遠，然而林大將之就任陸相也，日日聲明如何統制，言猶在耳，試觀此「統制」之文字，豈非暗示部內尙有種種歧異之暗潮也耶。

通觀我日本之社會情勢，大別之可分爲現狀維持派，與現狀打開派，對於此兩派之是非檢討，姑置不論，而於思想上政治上，則時時見有兩派之抗爭運動，參酌兩派之主張而善爲處理，此乃所謂政治，亦卽政治者社會之安全瓣是也。

軍部之中，亦有種種主張，對於國家誓以忠誠之根本觀念，自然不變，但於其具體的政策，進行之主張，不無差異耳，思想之上，略分新舊耳，亦卽猶地塊相磨相合而始發生地震，然迎頭以當此重任者，無庸多言，自屬軍部大臣責任之所在。

宇垣總督，其以如何之信念，如何之政策，提出於政界，吾等自屬不知，但其就任朝鮮總督，業經四年有餘，以抱有多年進出政界

之希望，因在政黨內閣時代，事不可能，而當此政黨凋落，社會情勢顯然變化，及變體內閣實現性多之今日，則大將之希望，自然隨時大爲發展，行將伸手，所有手段，莫不採用，而對於各方面早有埋伏，誠所謂準備工作，無時不在進行之中，他如秋田清氏之辭衆議院議長並脫離政友會長。島隆二氏之脫離政友會，即莫不與此有關連者也，加之分派如山如海之策士，對於種種方面，以施其奇謀異策，自不待言，而其主張究屬如何，實亦在未知之數。

宇垣爲世人所目爲現狀維持派者，是否由於倫敦軍縮條約問題因果關係之印象，不得而知，假使宇垣果得政權，即可謂爲舊式軍閥政治時代之還元，因此而爲反宇垣派之所中傷亦未可知，總之究屬

於何種派別，殊難推測，但無論如何，對於宇垣謂爲有此上台之活動者，無非屬於神經過敏之政界，及時時留心之軍部，但在宇垣一方面，亦復時時注意政界之內情，與軍部之動向，而由此以定其上台意志之消長者也。

軍部內雖有派閥之對立，亦未始不可謂爲係精神的不結合。

今試放眼以觀世界之形勢，不特歐洲列強間有捲起風雲之可能，即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之關係，亦未可逆睹。

比諸東洋之形勢則如何，東亞並非不可作太平之夢，但日俄之關係，將如何處理耶，中國之親日轉向，究以何處爲止爲可信耶，總之無論如何犧牲，日本不可不睹國運，以維持東洋之治安，至放棄

滿洲帝國之保護，則決不可能。

然而一反省內政方面，對於輸送忠良兵卒之農村將如何，農村之振興，已適切實施耶，產業之施設，果已妥當耶，一旦事起之秋，國防費將如何籌措，由此而深加考察，則所謂近代國防計畫者，不專在講求兵器，並應提倡「廣義國防計畫」，且要求能以遂行之所由來也。

更就對滿關係而言，亦有樹立確固的國策之必要。

如是而在樹立遠大的國策以期隨時邁進之軍部，實際立於政治舞台，果已洞悉內外等種種情勢，以確實建立國家百年之大計與否，但在本此見地而關心政治的軍部，更何可發生所謂種種的對立耶。

然而如彼前所未聞之永田不祥事件，今幸已有轉機，所謂統制部內而登台之新陸相，當盡其所有手段，以期早日達成軍部之主張，蓋今日國防之重要，天下之人，莫不承認，然僅僅委之於軍部，亦屬無理，故無論何人，苟得政權，其不可無此遂行之至誠與能力，自彰彰明甚。

川島新陸相就任之翌日，召開軍事參議官會議，當由林荒木兩將軍，大呼「皇軍一致，」共期維護新陸相，以向貫徹肅軍之前途，毅然邁進。

我日本之軍人，自有其存在之價值，平時莫不依據日本精神，共爲身心之鍛鍊，一至戰時，擔負皇國日本興廢之關鍵，而自願對於

君國，犧牲生命，此實爲我軍人之天職，由是所謂軍人也者，以大義大節爲依歸，能捨去利己觀念者也，今之時代，誠有舉國一致之必要，上下一體，無彼我之對立，綜合全國全體力量，以使國家之基礎，愈益強固，以保持國運於無窮，自屬可能之事，川島新陸相，立於派閥抗爭之圈外，而爲今日高潔正義之士，用以綜合部內之各派別而調整之，最爲適宜，然則所謂皇軍一致，擔任現今之時局，以安我國民者，爲期當不遠矣，謹拭目以俟之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

川島大將

定價大洋一角

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譯印

印刷處

南京大福巷
陸軍印刷所

電話二一三一二號

發行處

南京國府大馬路
軍用圖書社
電話二二六二九號